

大山的爱情

尹君

“一圈…两圈…三圈……”风从广阔的天空吹来了几分寒意，一片微黄的黄桷树叶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轻飘飘的落在了大山的脚前。大山绕着这棵树已经转悠一百四十三圈了，脚下青青黄黄的草地都被他一瘸一拐地踩踏出了一个大圆圈，头也晕乎乎的像喝了二两老白干。

大山停下脚步，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已超出约定时间两个多小时了，始终没见到小慧的到来，大山掏出手机发了一个信息，也没有收到回复，迫不得已，大山只好拨打小慧的电话，手机里传出“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大山很失望也很伤心，裹了裹身上那件破旧的羽绒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冷的感觉反而加重了。“她真的不会来了！”大山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头不停地碰撞着面前这棵粗大的黄桷树，两行清泪不由地流了下来。

十年前，高大帅气的大山因四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父亲去世得早，母亲靠侍弄几亩薄田艰难地供大山读完高中，这次落榜，母亲无论如何都无力供他复读再考。于是，大山背着铺盖卷儿跟着表哥去了沿海一家钟表厂里打工。第三年，因一次工伤，大山成了瘸子。钟表厂待不下去了，其他厂更不会收留一个瘸子。无奈，大山背着铺盖卷儿从繁华的大城市又回到了贫瘠的小山村。

回村后的大山没有怨天尤人、抱怨命运不公，而是每天除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外，就待在家里看书写诗，或捣鼓一些钟表之类的东西，可能是在钟表厂工作过，大山对一切带齿轮的东西都表现出格外的热情和耐心。村东头一个小孩的电动玩具坏了，找到大山，他三下两下就修好了，小孩拿着玩具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山也很快乐，觉得自己的脑子和手还是很好使的。村西头陈麻木的麻木车坏了，找到大山，他把主机拆下来，开肠破肚卸得七零八落，最后发现是线圈烧了，大山找来铜线几绕几不绕就搞定了，再原样装上，叫陈麻木试试。陈麻木一腾腿就坐上了车，插上钥匙向右一拧，再一按启动按钮，麻木车便发出了昂昂的轰鸣声。陈麻木和大山的笑声比麻木车发出的声音传得还要远。

黄桷树的叶子一年年落下，又一年年长出。回村的六年时间里，大山长得比先前更加壮硕英俊，酷似电视里的金成武，眼神很忧郁，当他低头时，乌黑的头发在他脸上投下一层浓密的

阴影。看着老大不小的 大山，母亲开始为他的婚事着急了，但大山不为所动，时间一长，母亲怀疑他心理或生理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懒得为他的婚事操劳了，免得自己恼气上火。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穷，无法将家拼成一幅完整的画。只有大山知道，自己虽然是个瘸子，但人还没完全颓废，觉得该来的一定会来，着急有什么用。可又有很多时候，看见大山一瘸一拐地在村里蹒跚独行、左顾右盼，一副寻找爱情的样子。

一个暮春的晌午，大山从地里回来，刚刚坐下，就听见有人敲门。大山对着大门吼了一声：“门没开，你自己进来。”

“你是大山吧？”

大山一抬头，发现竟然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了他的面前，年龄与他相仿。这个女人不仅漂亮，而且芬芳四溢。惊得大山忘记了回话。

女人倒挺大方，对大山说：“我叫小慧，就是前面村枝的老师，我手表坏了，听同学们说你会修，所以想请你帮忙修一下。”

大山回过神，忙不迭地说：“好！好！”

女人看了大山一眼，继续说：“村里没有修表的，现在连锁上也没有，要修还要跑到县城……”

“这事包在我身上。”大山打断女人的话。

大山接过手表一看，是一块男式手表，不便问，就打住了话题。女人走后，大山拿着手表抚摸了好一阵子，才从床边的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文具盒大小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堆长短粗细不一的工具，比如小镊子、小起子、小锤子、小锥子之类的，他还取来一个放大镜，透过镜片看他的眼睛，大得有点吓人，鼓鼓的像牛眼一样。

两天后，手表修好了。大山将手表戴在自己手上去找小慧，小慧还拿出一包糖感谢了他。

一来二去，大山对小慧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手表是小慧送给她在县城工作的丈夫的，丈夫想让小慧辞掉工作回到他身边去，小慧不愿，他们之间便有了裂隙，后来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丈夫取下手表扔给她，小慧没接住，手表掉在地上就不走动了。

“这不是一种预兆呢？”小慧忧虑地说。

大山找不出安慰的话，只是定定地望着小慧美丽而生动的脸。

再后来有人不止一次的看到在小桥流水的小河边、在山花烂漫的山坡上，大山一瘸一拐地

陪着小慧散步。时光也在斑斓的光影中慢慢流失着。

母亲知道此事后，极力阻止：“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多黑多穷还是残疾，再看看别人有工作有相貌还有家庭，别害人害己！”

母亲的话很难听也很在理，却阻挡不了大山的一片痴情。一天晚饭后，大山带着小慧来到半山腰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玩耍，夕阳染红了一半边天，在晚霞的余晖里，大山想到了胡兰成的一句专用术语——“天地都是一样的贞亲”为此次约会渡了一层浪漫的光。当看到树干上刻着“小慧，我一生的爱人”几个字时，小慧有些激动，更有些忘情，竟上前吻了大山。大山有些窒息，心想，如果男女之爱没有附加条件，这爱就单纯了。哪怕在世人眼里，这种爱并不磊落，根本无法阻止他对小慧死心塌地的爱。

村里的小学离大山家不远，出门向右拐，走出不到一百米就到了校门口，但大山从不主动去找小慧，他心里有一种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担忧和害怕，很多时候就站在门前看着远处的校门发呆。

开春的雨滴流流地下个不停。一个炸雷从山顶滚下来，大山有些不安，他想去看看小慧又有所顾忌。也许是担忧和喜欢产生灵感吧，大山拿出手机，快速地为小慧写了一首叫《右边》的诗。

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我一直想为你写一首诗 / 想对你表达一点什么 / 比如，你好吗？ / 这比登天还难 / 今天冰冷的雨下了一上午 / 我多么想对你说 / 你出门的雨伞 / 我就放在校门角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 可我不敢说， / 我怕你心有负累 / 我怕扰乱你前进的步伐 / 我怕树枝上的雨水打湿你的头发 / 我怕你长长的睫毛上凝结起重重的霜花 / 你还是独自出门去走一圈吧 / 我是去了的 / 回来时，我依旧会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 / 不停张望—— / 右边，那是你可能出现的地方！

写完后，大山便迫不及待地发给了小慧。过了好一阵子，小慧才回信说了一声“谢谢”，关切、赞赏的话语不像以前那样多了。这让大山有些难过。很快，这难过劲就过去了，他坚信他与小慧之间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为小慧写诗，只是想让小慧从诗中得到一丝温暖，尽可能不让她孤独，自己也从中得到无限的快乐。想到这些，大山心里就暖洋洋的，掏出手机吻了又吻。

流动的盛宴

卢心怡

回家的那天，我早早地起床。九点多的高铁，七点就要准备好出门。拖着笨重的行李箱，坐上校车，然后像沙丁鱼一样被关在地铁中摇摇晃晃地抵达重庆北站，历经波折终于能坐在高铁上喘一口气。

如今出行方式与十年前大有不同，要是不使用打车软件，在一二线城市几乎很难拦到车。重庆的出租车还算多，一辆辆黄色的出租车在山城中穿梭。重庆司机开惯了起伏交错的山城道路，能够平稳地握着方向盘，在车流中穿梭自如，在该加速时丝毫不犹豫，在拥堵中总是能选择到最快通行的车道，以快速又不失安全的速度将你送达目的地。21年的暑假，我终于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驾照。拿到驾照的第二天，我握着方向盘，强装镇定，其实心里虚得很，油门、刹车、档位，这些训练过成百上千次的驾驶步骤，即便有人坐在副驾驶照看，真正开车到街上时也难免胆怯。

不过线上叫车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每次出行都会提前叫车、等待、下车结账。要是出远门，高铁就是最经济、最方便的选择。

对我来说，好像公交、地铁、火车甚至是机舱这些和大量陌生人共处的空间，才能暂时地让人忽视个人的渺小，可以暂时地将个人的思考从群体的角度出发，享受拥挤环境中开阔的孤独。而驾驶这件事，本身就带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即便有人同处一个车厢，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在同一辆车里的有限时间内思考到的东西，更多是关于自身的，是一种封闭的孤独。

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时常出现驾驶的元素，有许多人物的重要对话也是在车内完成的，这样一个封闭的私人空间，蕴藏了太多思绪的变化。滨口龙介导演的电影《驾驶我的车》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其中一篇，描述的就是一个男演员复杂的感情故事，叙述场景几乎全在一辆小轿车内，整个故事的建构靠人物在车中的对话支撑。不同角色在车内的叙述与自白更像是一种牵引，在长时间的压抑中被释放的肢体和面目成为情感流动的真正出口。

一辆车内，交流或沉默，思绪万千，是思想的碰撞；在车流中，无数车辆驶过，承载着无数思想开向各自的目的地，汇成一道思想的河流。从不止息的车流更像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每个人的思想或是独立、或是交汇，是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作者系西南大学大三学生。）



《寅虎咏春》

吴树业 / 画

望霞秋韵

蒋华

礼膜拜了吧。”

言谈间，船抵达码头，古朴典雅的“神女峰”牌坊后，逶迤山径或隐或现于斑斓红叶中，“神女，我来了！”有人兴奋地呐喊，“从来只能船上匆匆远眺罢了，如今第一次能近距离一睹芳容，激动呗！”

神女精品景区包含神女峰和神女溪两部分，今年（2014年）景区第一期工程可完工接待游客，此处不仅风光迤邐，更是登山健身福地。听，“老谭，还有好长的路哩。”也就三四千来米吧，现在是云雨长廊，还算平坦好走，到了最后襄王梯，那就刺激多了。”“老方，莫急嘛。无限风光在险峰，难得在神女脚下逛逛，消停些不好吗？”

一路向上，处处尽显匠心，红色塑木步道尽量减少了对山体的破坏，栏杆也都仿原木造型，崖壁斜伸至山径的树木也被小心绕开，原生态而亲近自然。奇山碧水，黄桷红叶，翠竹婀娜，一路谋杀了大家相机不少存储空间。行至观峡亭，满目峡江胜景尽收眼底：碧琉璃般水面，秋叶形艳娇媚，瓦蓝如洗碧空中缕缕流云飘渺，想起“（神女峰）上人晋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太、华、衡、庐皆无此奇也。”（陆游《入蜀记》）之放翁美誉，不虚言也，心也

轻舞飞扬。“自己如能于此呆上半年载也不赖，风光美哉！”“呵呵，老兄原来也有此感触，所见略同，所见略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总算有些明了矣……”大家徜徉于红叶斑斓之蜿蜒山径，说笑着却也毫不疲惫。山间触目所及都有红叶在“燃烧”，山坡、陡岩之上，沟壑、山径之边，漫山遍野，茂腾腾地生长，如火如荼迸射最耀眼红妆。我素来认为红叶有类似红豆的古典美，深情缱绻，缠绵无限，神女峰的红叶更与别处不同，它与诗经里的荻花，与唐诗里的渔火，与宋词中的远帆，勾连演绎缕缕不息之化为绕指柔般清愁别离，绸缪在情侣恋人的信笺诗行中，氤氲在游子思妇的心头眉梢上。

“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红叶彩霞千般好，怎比阿妹在山崖……”手捧红叶的阿哥阿妹，将彼此珍藏心底，年年萌发的彤红，分明映照见两颗赤红的心啊，凡间间的缱绻，纵没有大波大澜，却自有一份执手相牵的馨香矣。

楚王与神女的纠葛，历来都有异议。刘禹锡诗曰：“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巫山神女庙》）”民间望夫石的传说，虽然素朴，却不乏纯真之情怀，岂是那些刻薄寡情的

“就让日子这样过去吧！”大山在心里一直呼喊着，浑身充满了力量。高兴啊！冲淡了大山心中那丝莫名的担忧，也激励起他对未来无限的憧憬。

冬天的童话

(外一首)

李成燕

昨夜高海拔制造的童话
今天为一身的阳光倾倒

圣光的读者来自天堂
故事从草木人间至下而上
没有什么比踏雪寻梅有质感
童话回到了人间童年

天堂一片瓦蓝，风是好心情
还要无尽倾倒啊！
孤独越来越栩栩如生
玩雪的孩子脸蛋彤红

你不能怪雪事匪密
童话被阳光不断刷新
须描述：寥寂比阳光富丽堂皇
须提醒：孤独只是世界的补笔

滨江路边

我们在滨江路散步
你，我，他，它
认识不认识
影子都被水声覆盖

长江仍然高调带走大宁河
姿态越平等，滨江路越宽阔
它容忍人们伫立凝望的空虚
却不容忍植物的一成不变
落叶被清洁工清扫之前
先被道旁树优先淘汰
在江边，乱草黯然失色
挨近水，都不会死去
离水远一点，开花的三角梅
像散步的人群临水而照
无论尊卑老幼

镜中不放过任何细节
水鸟的掠翔，小舟的摇晃
塑料泡沫最后的荡漾
它们的存在和水千丝万缕
又和人类一起
平等于一条泛光的大河身旁



君王能比的?更赞同舒婷的观点:“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读一读唐人王建《望夫石》吧,情真意切,令人潸然矣:“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上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宁愿相信它本是渔夫之妻所化,日夜盼丈夫归来,化石不语之坚贞,万年不移的守望,更能拂动芸芸众生的心弦啊。

终于,登临至新修的神女庙,六米高的神女雕像尚未到位,无缘膜拜,但此处距神女峰仅百米左右,实乃饱览最佳处。当曾在朝云暮雨中的奇峰,那一刻真实矗立眼前时,我们乃至有几分梦幻般不真实感觉:一只矫健雄鹰正盘旋苍穹之上,秋霜所染之彤叶最浓处的神女呵,当岁月这本书翻至金秋,万方仪态的你,摄人魂魄哉,沉淀出远比绚烂春风时更动人魅力……

西风又染彤叶媚,应是仙姝醉酩酊。岁月静好,神女婀娜,我辈岂能不为之陶醉乎?

